



诗探索

POETRY EXPLORATION

2013

第3辑 ■ 理论卷

主编 / 吴思敬

诗探索

2013 第3辑

理论卷

主编

吴思敬

目 录

1 编者的话

// 诗学研究

4 寻找确切的诗：现代主义的 Lyric、瞬间美学与我……叶维廉 译

30 旧体诗的“懂”与现代诗的“不懂”……叶 橹 译

// 纪念梁秉钧

40 梁秉钧和他的诗……王光明

49 非可视性的深度与绘画般的平面

——梁秉钧的两首“咏物诗”……赖戡煌

// 关于哑默

60 在茫茫黑夜中闪烁的生命灵光

——哑默“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及其精神内蕴……苏文健

75 问 道……哑 默

// 宋晓杰诗歌创作研讨会论文选辑

86 雪在春风中渐渐融化

——谈宋晓杰诗集《忽然之间》随感……林 莽

89 做一名安宁的乐吟者

——读宋晓杰诗集《忽然之间》……周景雷

94 宋晓杰诗歌印象……王巨川

99 翱翔其羽舞山河

——宋晓杰诗歌的行为方式……贺 颖

104 在原始之野相逢人生

——评宋晓杰诗集《忽然之间》……董延武

// 中生代诗人研究

118 独白与对话

——读安琪的诗……颜翔林

125 精神的自画像

——读安琪诗作《风过喜马拉雅》……邱景华

129 词语与镜像案例与辐射

——安琪《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解读……张无为

132 诗歌的救赎力量……安 琪

// 结识一位诗人

136 低与慢的人生叙事和卑微中不屈的精灵

——林典创诗歌论……龚奎林

145 林典创诗歌两首赏析……韩邦玲

150 在不断磨损的光阴里穿针引线……林典创

// 诗人谈诗

154 诗人与自我

——谢默斯·希尼的启示……谷 禾

157 诗人的八股……路 也

159 只能这样了……荣 荣

// 新诗理论著作述评

162 百年新诗史书写的别一种范式

——为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出版……孙玉石

165 多声部的《穆旦年谱》……陈 卫

170 丰富的“笔记”与自由的“阐释”

——评张立群《阐释的笔记》……冯 雷

176 “城市诗学”研究的新突破

——评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侯 平

183 以文学理想融入学术研究的尝试

——评刘波《“第三代”诗歌研究》……杨东伟

// 外国诗论译丛

190 金斯堡关于英诗节奏现代化进程的谈话……李彩云译 李嘉娜校

CONTENTS

// POETICS STUDY

- 4 To Find the Exact Poetry……Ye Weilian
- 30 “Understand” of Classic Poetry and “Do not Understand”
of Modern Poetry……Ye Lu

// MEMORIZE LIANG BINGJUN

- 40 Liang Bingjun and his Poetry……Wang Guangming
- 49 Two Liang Bingjun’s Poems of Chanting Things……Lai Yuhuang

//ABOUT YA MO

- 60 Ya Mo’s Underground Poetr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and Its spirit ……Su Wenjian
- 75 Asking Dao ……Ya Mo

// THESISES COLLECTION FROM SEMINAR OF

SONG XIAOJIE’S POETRY PRODUCTION

- 86 Snow Melt Slowly in the Spring Wind……Lin Mang
- 89 One Happy and Peaceful Singer……Zhou Jinglei
- 94 Impression of Song Xiaojie’s Poetry……Wang Juchuan
- 99 Style of Song Xiaojie’s Poetry……He Ying
- 104 Meeting Life in the Original Wild……Dong Yanwu

// MIDDLED—AGED POETS STUDY

- 118 On An Qi’s Poems……Yan Xianglin

- 125 Spirit Self-Portrait……Qiu Jinghua
 129 Reading An Qi's *Tomorrow will*
be What Kind of Words……Zhang Wuwei
 132 Salvation Force of Poetry ……An Qi

// KNOWN A POET

- 136 On Lin Dianbao's Poetry……Gong Kuilin
 145 Appreciation of Two Poems of Lin Dianbao……Han Bangling
 150 Act as a Go-between in the Continuous Wear Time……Lin Dianbao

// POET ABOUT POETRY

- 154 Poet and Ego……Gu He
 157 Poet's Eight Part Essay……Lu Ye
 159 This is the Only Way…… Rong Rong

// REMARK AND INTRODUCTION ON WORKS OF POETIC THEORY

- 162 Another Writing Form of one
 Hundred History of New Poetry…… Sun Yushi
 165 Many parts of the *Chronicle of Mu Dan* …… Chen Wei
 170 On Zhang Liqun's *Interpret Note* …… Feng Lei
 176 On Lu Zhen's *Cit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 Hou Ping
 183 On Liu Bo'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etry Study* …… Yang Dongwei

// POETRY TRANSLATING STUDY

- 190 Allen Ginsburg's Talk Abou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Poetic Rhythm

Translated by Li Caiyun Edited by Li Jiana

(Contents Translated by Lian Min)

编者的话

香港诗人梁秉钧（笔名也斯），是学者型诗人，曾任教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雷声与蝉鸣》《游离的诗》《博物馆》《衣想》《半途——梁秉钧诗选》《浮藻：诗》等。新世纪初，曾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客座研究。2013年1月6日梁秉钧先生因病逝世，对香港诗坛及整个中国诗坛来说，都是重要损失。为此本刊在“纪念梁秉钧”专栏中，刊发了王光明《梁秉钧和他的诗》和赖或煌关于梁秉钧诗歌的赏析，以表达我们对梁秉钧先生的深情怀念。

作为诗歌界“潜在写作”的一位代表性诗人，贵州诗人哑默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参加了当时的诗歌启蒙运动，他与贵州青年诗人一起组织了“野鸭沙龙”，并以油印本的形式出版过多种诗集。然而哑默与贵州诗人群的诗歌创作长期以来被忽视，为此本刊特辟“关于哑默”的专栏，发表了苏文健的《在茫茫黑夜中闪烁的生命灵光——哑默“文革”时期的地下诗歌创作及其精神内蕴》，以及哑默的《问道》一文，希望能引起诗坛有识之士的关怀与重视。

首都师范大学第九位驻校诗人宋晓杰，现已出版诗集《纯净的落英》《味道》《宋：诗一百首》《忽然之间》等多部，并曾荣获2011年度华文青年诗人奖、辽宁文学奖等。2013年7月10日召开了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宋晓杰诗歌创作研讨会，在京学者、诗人50余人参加。与会者认为，宋晓杰的诗有深厚的生活底蕴，消退了小女子的忸怩作态，诗笔柔中有刚，纤细的艺术感觉、火焰般的激情与理性的沉思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风格。现从提交会议的论文中选出林莽、周景雷、王巨川、贺颖、董延武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60后”女诗人安琪，是一位真正热爱诗歌的人，是把自己的生命和诗歌融合在一起的人。安琪说过：当我死了，诗是我的尸体。安琪是

为诗而活着的，她的诗是生命的吟唱。由漳州 10 年到北京 10 年，安琪在学诗的道路上艰难求索，在今天的诗坛终于有了属于她的重要位置。在本辑的《中生代诗人研究》栏，我们在发表颜翔林、邱景华、张无为的评论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安琪的诗随笔《诗歌的救赎力量》，从中可以窥见这位诗人的内心世界。

在《结识一位诗人》栏目中，我们推出了福建青年诗人林典创。这位诗人来自底层，10 多年来，他在极其繁重的工作中，在别人的鄙夷的目光下，坚持读书写作，写下了一行行坦诚显露心路历程的文字。他的诗歌充满悲悯情怀，在卑微的底层生活叙事中，抵达人性的深处，让人感到温暖。在本栏中，我们发表了龚奎林、韩邦玲的评论文章与林典创的《在不断磨损的光阴里穿针引线》，希望能引起读者对这位青年诗人的关注。

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近年来仍有诗歌理论著作陆续推出。本辑在《新诗理论著作述评》栏目中，发表了对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易彬《穆旦年谱》、张立群《阐释的笔记》、卢桢《现代中国诗歌的城市抒写》、刘波《“第三代”诗歌研究》的评论文章。值得提出的是，这五位作者中，除刘福春先生是资深研究员外，其他几位均是近年毕业的博士生，从中可以看到，青年诗评家的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这是值得欣慰的。

最后说一下本辑《诗学研究》栏中的两篇文章。叶维廉先生的《寻找确切的诗：现代主义的 Lyric、瞬间美学与我》，以自述其创作历程的形式，论述了现代诗写作的 Lyric 与“瞬间”的内在交结，该文把理论自觉与诗人的创作体验熔铸在一起，富有启发性。叶橹先生的《旧体诗的“懂”与现代诗的“不懂”》，谈的是自朦胧诗问世以来就争执不休的一个老问题。叶橹指出，判断一首诗之所以是诗或非诗，最重要的条件是它的诗性。一些人夸大现代诗的“无标准”而完全忽略了它诗性的追求，显然是一种偏见。对现代诗的阅读和欣赏，如果不能摆脱一些陈旧观念的影响，始终纠缠在一些字斟句酌的解读方式上，那是很难真正读懂当下许多现代诗的。这些意见，颇有价值，有助于读者思考现代诗欣赏中的懂与不懂等相关问题。

诗学研究

纪念梁秉钧

关于哑默

宋晓杰诗
歌创作研
讨会论文
选辑

中生代
诗人研究

结识一位
诗人

诗人谈诗

新诗理论
著作述评

外国诗论
译丛

寻找确切的诗： 现代主义的 Lyric、瞬间美学与我

叶维廉

1. 港台现代诗诞生的场景/背景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心絀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屈原《哀郢》)

这是屈原的故事，这也是 1949 年我和我的同代诗人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更大地迁徙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美各地，一夜间，父母、孩子、夫妇、爱侣、好友，活生生地连根拔起、割切、隔离达 40 年，不少是天人永隔，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创伤。当年有两件事加深了我们的剧痛：(1) 大陆实行铁幕政策把中国与香港之间、大陆与台湾之间所有的交通、书信完全断绝。(2) 跟着美国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名为保护台湾，事实上是不让国军通过海峡打回去，实现“反攻大陆”的承诺。我们被推入永无归日的一种绝境，那种废然绝望感沉重如一个巨大的棺材盖。虽然香港和台湾的诗人承受着相似的绝望与挫折，他们的现代诗的兴起与成形却有着相当不同迹线的弦动。香港诗人面对英国殖民以来文化认同危机的极端化和相伴而来的“文化工业”，而在台湾的诗人则需要与国民党的镇压和政治迫害（白色恐怖）扭斗。两者都在欧美的现代主义里找到抗衡的语言策略，经过中国古典诗与白话诗协调的语言策略。我开始于香港成熟在台湾。

1937 年，我在日本侵略者横飞大半个中国的炮火碎片中呱呱坠

地，在南中国沿海的一个小村落里，在无尽的渴望、无尽的饥饿里，在天一样大地一样厚的长长的孤独里，在到处是弃置的死亡和新血流过旧血的愁伤里，我迅速越过童年而成熟，没有缓刑，一次紧接一次，经历无数次的错位——身体的错位，精神的错位，语言的错位。1949年，第一次放逐：我们全家被赶到英国殖民地——香港，那里“白色的中国人”压迫“黄色的中国人”，那里“接触的目光是燃烧的汗，中风似的惊呆，不安渗透所有的器官、血脉、毛管和指尖……我们想起监狱里的黑，铁窗，木板，毛虱和殡仪馆的气氛。这时我们只好羡慕或徘徊于琴声迴荡，‘私家重地，闲人免进’‘内有恶犬’的楼房。……我们不敢认知尚未认知的城市，不敢计算我们将要来的那一个分站……”^①

在香港的生活，是苦中带甜的日子。对于这个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的姐妹城市，对我这个刚被逐离开“亲密社群”的乡下12岁的小孩子而言，冲击很大：没有表情的脸，猜疑的眼睛，漠不关心，社交的孤立断裂，彻底的冷淡无情。社交孤立断裂的城市如今因着犯罪率的增长，贫穷引发的不安，和新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冲突，更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疑惧和不信任。反讽地，就是在这庞大匆匆游魂似的群众中的焦虑与孤独里，我被逐向“生存意义”的求索而萌芽为诗人。是我的幸运，在无边的忧郁里，在当时甚为活跃的《中国学生周报》的学生聚会里，我认识了当时的诗人现在的名画家王无邪。用西方的典故说，王无邪就是带领我进入诗乐园的维吉尔。我当时谈不上是个作家，更不用说诗人了，但因着他耐心地劝解，我慢慢写起诗来。更多的鼓励来自他的好友，当时被称为“学生王子”的诗人崑南，不但鼓励，而且邀我共同推出一本才出三期便夭折、但对我写诗的成长极为重要的诗刊《诗朵》，我们三人^②（后来被症弦戏称为“三剑侠”），同是在英文中学受过双语教育，在办这三期的期间里，我写诗，阅读成千以上的中外诗人，选登选译，包括重新肯定当时被中共和国民党边缘化到禁止传播的三、四十年代的诗人。辛笛的诗，就是在那个时候由崑南在《诗朵》上介绍认识的。在第一期里，崑南、无邪一面举出浓缩多义的波德莱尔和马拉梅，一面拥抱像中国古典诗味浓厚而音韵跳跃似宋

① 叶维廉诗《我们只期待月落的时分》（1956）（早期集子题为《城望》）。

② 我说三人，是直接互为影响者，供稿者还有卢因、蓝子（后来的西西）和蔡炎培。

词的辛笛。我说的阅读成千以上的中外诗人其实都是他们两人所提供的。我那时开始从他们私人的收藏里，猛啃中外的诗人。我除了在乡下小学时便开始念的《古文观止》和旧诗之外，投入最多时间的是五四以来的诗人。^① 我们同时批评当时诗的境况。

英国殖民者宰制原住民的策略，其大者包括殖民教育采取利诱、安抚、麻木制造替殖民地政府服务的工具，制造原住民一种仰赖情结，使殖民地成为殖民者大都会中心的一个边远的羽翼，仰赖情结里还包括弱化原住民的历史、社团、文化意识，并整合出一种生产模式，一种阶级结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的环境，直接服役于大都会的结构与文化，西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工业”，即透过物化、商品化、目的规划化把人性压制、垄断并将之工具化的运作。文化工业，用我的比喻来说，如果你看一棵树，你看不见树之为树，只看到木材，看人，看不见全面人性的人，只看见其生产潜能。文化工业如此，便成了弱化民族意识的帮凶，殖民文化的利诱、安抚、麻木和文化高度的经济化商品化到一个程度，使任何残存的介入和抗拒的自觉完全抹除。在文化领域上，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杂志泛滥着煽情、抓痒式的商品文学^②，大都是软性轻松的文学，不是激起心中文化忧虑的文学，其结果是短小化娱乐性的轻文学，读者只做一刻的沉醉，然后随手一丢，便完全抛入遗忘里，在文化意识民族意识的表面滑过，激不起一丝涟漪！对历史文化的流失没有很大的悲剧感，偶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声音，一下就被完全淹没。突然，文化认同的寻找与存现，对我们来说变为生死存亡的唯一的可以倚靠的欲望。

我在《自觉之旅：从裸灵到死——初论崑南》^③（1988）一文里拈出五六十年代两个常见的文化符号：“白华”（黄色皮肤内在化了殖民者的政治议程和心态的中国人）与“皇家”（从会考到打政府

① 我那时很穷，只能用手抄，也抄了四五本他们的作品，和讨论他们诗艺的文字。诗人中抄的最多的包括冯至、卞之琳、王辛笛、穆旦、杜运燮、艾青、梁文星（即吴兴华，当时他的好友林以亮给我们提供了不少他的诗，因为政治气候吃紧，才改用此名，我后来把他的诗带到台湾，在我的老师夏济安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何其芳、臧克家、曹葆华、戴望舒（包括他翻译的《恶之花》）、废名、陈敬容、殷夫、蒲风、罗大刚、袁水拍、苏金伞等，择录的批评文字有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朱自清的《新诗杂谈》，刘西渭的《咀华集》，卞之琳的《鱼目集》，艾青的《诗论》等。

② 其中也有人利用每天的方块文字转化为文化批判，譬如戴天的专栏。这个特色应该有专文讨论。

③ 见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香港三联书局，1991）。

工或会考后念港大再留学英国回来当新闻官、督察不假思索或无自觉地热衷于“为皇家服务”的现象)，就是殖民教育里弱化民族意识的一些征象。我在文章里有详细追索分析崑南强烈地感觉到大多的人机械地过着“面包是主义、玫瑰是阶级”的生活，因为思索文化身份而迷惘和因为对这份文化意识的空白的自觉而愤怒、悲伤、无奈、失神至“死亡”。在此，我们只要看他两段话就了解他的愤怒与伤愁：

我们年青的一群绝不能安于鸵鸟式的生活……我们的确不忍是一块块铺筑在路上的顽石，服从可悲的沉默，为另一个民族的践踏。（巨人中国啊，你当年不曾傲视过一个战后的世界吗？）我们的确不忍在觉醒与瘫痪间，不忍在仇恨与遗忘里，不忍在信念与怀疑下，不忍在不安与苟安中……不忍如此走入高大的建筑物里，作为机器的一轮……化为附属的零件……（《现代文学美术协会宣言》，1959.1.1）

但有了自觉的人，如他的《地的门》的主人公叶文海，像崑南自己，也找不到文化的依据来支援他们去抗衡殖民文化工业的垄断和民族自觉的镇压这双重的人性的歪曲：

世界，像整座高山朝他滚来。国家民族是一场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皮。中国人是苦难的。是命定苦难的吗？人口登记。在香港出生就是英国居民。黄皮肤黑眼睛仍然是英籍居民。台湾是祖国。大陆是祖国。国家的巨体分成两截，民族的气魄流散了。中国人仇视中国人。中国人杀害中国人。外国人统治中国人，外国人劫掠中国人……中国人何去何从？^①

五六十年代香港诗人自觉到的生存境况和意识危机的纹理取向与西方现代性及现代主义有相当程度的交叠。本来，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地方，从本有的物质的发展来说，即从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的物质条件来说，不能说是受到了类似西方高度工业化的冲击，但由于殖民主义的侵略与统治，香港在没有工业革命的条件下，成为

① 《地的门》（现代文学美术协会，1961），无页码。

艾当诺 (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 所说的人性物化、商品化以及目的规划化的文化工业的延伸, 香港商品化的生命情境, 在殖民文化工业的助长下变本加厉地把人性真质压制、垄断和工具化, 以致人性承受双重的歪曲。像西方现代主义诗人那样, 五六十年代诗人觉得他们的使命也是要抗衡人性的减缩变形, 也像艾当诺所了解的 lyricists 那样要追回、重建“一种活泼泼、未变形的、未被玷污的诗”, 亦即要找回未被蒙蔽的朴真的世界, 这不是一般的理想主义者, 而是因着个人、民族历史病变身囚心蹙的情结而发, 他们上下求索, 一面回应着鲁迅在其“彷徨”集中的题词,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面走入西方的奥德赛身体心灵都归不了家游离困苦的知识寻索之旅。崑南从裸灵 (“你们脱下衣服, 脱下, 赤裸就够了”, 《吻, 创世纪的冠冕》), 到《卖梦的人》里面向“感知工具化”的框架的挑战 (“我赤裸地走出来/真确赤裸的, 真确”), 要脱下的就是殖民文化工业在人们心中所建立的框架, 是“见树只见木材”“唯用是图”的价值取向的框架, 是封建残渣的框架, 到《地的门》里主人公痛苦地追索中突然出现了一瞬的轻盈、透明、晶光闪闪的“乐土仙境”, 到《布尔乔亚之歌》里面诗人被迫诉诸感觉来肯定人之非物非商品的手段, 都无形中回响着西方诗人的奥德赛式的寻索。

或听无邪悲愤的呼喊——“Sir, 你的忠诚的仆人/一生奉公守法, 小心翼翼, 多么像一等华人/啊, 苍苍蒸民你们毫无面目地/扮演了历史的配景……我们更加可悲。我们就是反映和被反映/以血肉之躯叠成了别人的御座而不是/自己的长城……兴亡的野史有谁津津乐道又有谁驻足而听? ……太平山/推翻了, 依然逃不掉全中国的阴影/尸布般的覆盖! 仿佛历史的光荣/突然为上代的纪念, 甚至方块字/被遗忘如同古物, 也不复有姓氏, /但见到处处有奴性的光彩骄人!” (《一九五七年春: 香港》)

国民党蒋政权移台后, 为了抗共, 台湾被纳入世界两权对立的冷战舞台上, 当时虽号称“自由中国”(与极权的“共产中国”相异的意思), 但当时政府的“恐共情结”是如此之失衡, 几近心理学所说的妄想、偏执狂 (Paranoia), 好像共谍林立, 草木皆兵似的, 肃清和

有形无形的镇压，把他们1927年便施行的“白色恐怖”变本加厉，被迫害的作家除了本土无辜的知识青年外，还有持异议的迁台的作家。在当时，国民党专制暴虐的习性未改，完全不能容忍对党对政府任何的批评，我们这个阶段的诗，用痙弦在1981年《现代诗三十年的回顾》里说：“五十年代的言论没有今天开放，想表示一些意见，很难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超现实主义的朦胧、象征式的高度意象的语言，正适合我们，把一些社会的意见和抗议隐藏在象征的枝叶后面。”^①

在我们被卷入这种犹疑不定的情绪和刀绞的焦虑的当时，流行的语言（所谓反共文学）却完全没有配合这个急激的变化，事实上，可以说完全失真。由于宣传上需要激励士气，当时一般在报章杂志上的作品，鼓吹积极意识与战斗精神，容或有某种策略上的需要，却是作假不真。事实上，和中共的普罗革命文学来比，口号虽异，八股则一。所谓语言的艺术性，除了避开老生常谈的惯用语之外，还要看它有没有切合当时实质的感受。当时诗人们在语言上的实验和发明，必须从这个关键去看。痙弦在他长诗《深渊》说：“激流怎能倒影造像？”台湾的现代诗人们的职责之一，就是通过语言美学的考量，一方面因为历史经验的盘旋纠结，一方面因为文化错位激发的心理的复杂性，诗人们走向浓缩多义的意象的营造，在这里，他们进入了象征主义以还现代诗投射的迹线。

“永绝家园”的废然绝望确是当时的伤痛，但他们不能直说。当时的诗人们，有意无意间采取了一种“创造性的晦涩”和“浓缩多义的象征”：

……唯眸子在眼睑后面移动
移向许多人都怕谈及的方向
我确是那株被锯断的苦梨
在年轮上，你仍可听清楚风声、蝉声。

（洛夫：《石室之死亡》）

或学古代的“借语/借声”（一如杜甫《秋兴八首》中之借汉史讽唐）。譬如当时在我写中国人的流离、离散的经验《赋格》的半

^① 见《现代诗三十年的回顾》，《中外文学》（1981.6）p. 164.

途突然浮起幼年时背过的一首古诗“予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才惊觉被内在化的无形禁锢的绝望。最明显的例子是雷震的案子，他1957年在他的杂志《自由中国》发表的一篇《反攻无望论》就带给他10年的身陷囹圄，1957年前后台湾现代诗中所发散出来比此更深的绝望感则安然过关。镇压的氛围是魑魅如影随形的无所不在，在整个文化气氛上，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文字的活动与身体的活动都有高度的管制，而作家们都在下意识地做了内化的文字检查，深深形成身心酷似沙特戏剧里的“无路可逃”（《No Exit》）的“禁锢”。

是因为这种巨大的挫折感驱使这些诗人们试图摄取波德莱尔以来现代主义的表现策略，通过古典中国诗表意特有的运作个性互动协调后的方式来刻写他们文化断裂极端的绞痛和引发的衣衫破碎的感性，以此对他们被封锁的境遇提出控诉。“唉，要制造一颗无质的黑水晶是多么困难啊”（商禽，《无质的黑水晶》）“在绝崖上/在睥睨梁欐的石城上/我们就可以了解世界吗？”（叶维廉，《赋格》）他们怎样去了解他们在精神与肉体的放逐中的感受、命运、生命及中国文化的急剧变化呢？他们向内心寻索一个新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像商禽那样，企图通过创造找回一个价值凝融的世界，哪怕只是美学上的世界，来抵抗他们四周解体中的现实，用洛夫的话来说，“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①

我们一直深深觉得要重新竖立那活泼泼未被污染的生命世界，我们必须通过抗拒减缩人性的工具化的语言找回被边缘化的语言应有的灵性与崇高才可以出现真诗，因为要明白：光是革命或是政治改革，如果没有了只有诗的艺术语言才能提升的崇高与灵气，所得来的乌托邦只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搞不好成为“以暴易暴”。我们对香港英国的文化工业和台湾“白色恐怖”镇压下的人性的扭曲的抗衡向西方现代主义的 lyric 借镜。

^① 《石室之死亡》（创世纪诗社，1965）〈序〉；另见我1970年出版的Modern Chinese Poetry, 1955—1965: 20 Poet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Iowa University Press) 诗人“诗观” p. 26.

我们保留原文 lyric^①，是要与中文的“抒情”二字泛指诉情有别。这里，我们需要重述 lyric 从作为文类的标志演变成为一种特别的表达动力的诗，并被现代主义者裁制，提升为组织、构成的美学向度。这个向度从爱伦·坡开始到波德莱尔和马拉梅承接，然后通过裴德（Pater）和塞孟慈（Symons）传到庞德、艾略特到中国三四十年代的诗人们，特别是卞之琳。因为这个 lyric 的向度曾经为我和我同代的诗人们面对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法。

中国五四以来的作品，即被压迫者对外来霸权和本土专制政体的双重宰制，做出反应而形成的异质争战的共生，所以它们一连串多元的语言策略，包含其间袭用西方的技巧，都应视为它们企图抓住眼前的残垣，在支离破碎的文化空间中寻索“生存理由”所引起的种种焦虑。有一点最显著的，即中国作家的激情——焦虑、孤绝禁锢感、犹疑、怀乡、期望、放逐，忧伤，几乎找不到“唯我论”式，出自绝缘体的私密空间。它们同时是内在的、个人的，亦是外在的、历史的激情，个人的命运是刻镌在社会民族命运上的，因为它们无可避免地是有形殖民和无形殖民活动下文化被迫改观、异化所构成的张力与绞痛的转化。像大部分第三世界作品一样，它们不得不包含批判的意识，虽然不一定带有批判的语句。这些作品往往充满忧患意识，为了抗拒

① lyric 原来被解读为抒情（这个意义并没有中断），我们不妨就抒情二字指向的境界探讨其构成条件是什么。最狭义的抒情主义是情诗（或者情信）。在情诗或情信里，最显著的特点是作者陷入了一种迷惑里（爱恋的迷惑），他对她或她对他虽然是倾诉者与听众的关系，用的是内在的独白的方式，但其间并非一为主动与一为被动，而是有了互相的交感，换言之，言者往往把对方的感受融入自己的独白里，不是上司对下属的单线的命令或教训。所以两者不只是在同一平面上，而且在同一个核心里，所以情诗、情信的另一特色就是亲昵感。但爱情是一种过浓的抒情主义，过于“陷入”，过于“亲昵”，往往易于流入自作多情主义或感伤主义（sentimental/伤它梦透）。但当我们把同样的情愫陷入外物（不管是山水式的自然界或机动的城市），我们就有了更广义的抒情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宇宙的抒情主义），但与狭义的抒情主义最大的分别是，情诗、情信里有期待对方回答的语态（因为对方同是人），所以虽然形式是独白，实在是对白，只是对方说的话（或作者想象对方要说的话）都没有写下来，可是都已包含在他/她的话里。但对山水、星辰的倾诉是无法预期回答的，（虽然有人把山水、星辰人格化，视作情人，那已经回到狭义的抒情主义的范畴里。）因而对外物的抒情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与其说是戏剧化式的独白，毋宁说是冥想式的独白。这样的情诗里的陷入的最后结合（如果有的话）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结合，纯然是形而上的，其节拍缓慢，其状态是出神的（因而把性爱视作神秘的结合的作品里，其节拍就自然趋于冥想状态的缓慢，譬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从性欲的结合进入精神的结合以后的节拍就是缓慢的）。

但无论狭义的或是广义的抒情主义，都有几点不变的特色：（一）叙述者必以第一人称口吻出之，（如果用第三人称的，他必然经常沾有第一人称的观点，换言之，作者实在把主角视为自己，让主观感受借主角而强烈涌出。）所以大部分抒情文字都是以内在的独白呈露；（二）叙述者“陷入”一种迷惑里；（三）叙述者与对方（或外物）必然有某种亲昵感；（四）直接交感；（五）交感的升华状态就是冥想的出神，其进行的节拍缓慢。

现代的 lyric 当然也含有上述的两种状态。